

总 报 告



General Report

B. 1

2014年以色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

张倩红 刘丽娟*

摘 要: 受制于各种国际国内因素,2014年以色列的总体形势并不平静:新一轮巴以和谈的破裂,“护刃行动”使得加沙地带烽火重燃,耶路撒冷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重创国民心理安全防线,联合政府垮台与政坛腐败案使得以色列政局再次面临考验;中东地缘政治变化给以色列带来巨大压力,“伊斯兰国”的威胁一波未平,伊朗核问题又再掀波澜。尽管如此,饱经沧桑的以色列再次以其特有的自信与稳健经受住了诸多考验。总体而言,2014年以色列政局大致平稳,民主国家的根基未有动摇;经济形势稳中有升,创新活力仍然旺盛,劳工与妇女问题有所进步;以色列国民的幸福指数与自豪感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政治、外交与安全

* 张倩红,郑州大学副校长、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刘丽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犹太—中东史方向博士生。



困局互相交织，新一届以色列政府面临的执政挑战依然严峻。本报告致力于分析以色列当前的国情局势与国民关切，对于提升对以色列的认知度、理解以色列与中东局势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政府 总体形势 人口构成 执政挑战

2014年，以色列国走过了她66岁的生日，66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憧憬的吉祥数字，但对于以色列国家来说并不完全意味着风调雨顺。就国内事务来说，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加沙冲突、耶路撒冷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圣殿山危机等重大突发事件无疑加剧了以色列民众固有的不安全感；巴以和谈的分歧、联合政府的垮台等事件考量着以色列政治的未来走向；《犹太国家法案》《哈雷迪征兵法》再次把纷争四起的族群关系推到了风口浪尖。从外部环境看，持续发酵的周边国家危机、美以关系的降温、伊朗核谈判的展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IS）的兴起、国际恐怖行为与反犹主义的纠结等更加挤压了以色列的外交空间；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具有的“民主国家”与“族群霸权”的悖论性形象并没有改观，而且负面评价有所上升。尽管如此，饱经沧桑的以色列国家以其特有的自信与稳健渡过了一个个难关，保持了政局整体平稳、经济稳中有升、社会相对安定、文化多元并存。本报告旨在梳理2014年以色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展现以色列国家的动态化发展进程。但需要说明的是，许多重大事件，如安全因素的此消彼长、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地缘环境的交错变化等都需要比较长的时段来评判其关联度与影响力，因此短时段的分析与观察也许难免失之偏颇。

一 社会篇

（一）当今以色列的人口构成

从地理位置上看，以色列地处亚洲大陆的西部，西临地中海，南连亚喀

巴湾，东南通红海。其领土北邻黎巴嫩，东北接叙利亚，东靠约旦，西南与埃及交界，是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以色列国土按地形特征习惯上划分为沿海平原区、山脉蜿蜒区、约旦河谷与阿拉瓦谷地和内格夫地区。目前其实际控制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度约为198公里。人口构成上，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以犹太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也是拥有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2014年年初的最新统计数据，世界犹太人口总数为1390万（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6%），其中以色列的犹太人口为610.3万，占43.9%，美国的犹太人口为570万，占41%。^①从拥有犹太人口的数量看，根据2013年年初的统计数据，特拉维夫已超越纽约成为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在世界犹太人口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以色列占据四席（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贝尔谢巴），其中耶路撒冷与海法分别位居第三、第四。^②

作为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以色列境内不止有犹太人，还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许多其他民族。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CBS）的最新数据，^③到2014年年底，以色列境内人口总数为829.6万。从民族成分看，犹太人占75%（621.8万）、阿拉伯人占20.7%（171.9万，其中德鲁兹人12.98万）、其他占4.3%（35.9万，包括撒玛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等）；在犹太人内部，大致可分为东方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宗教信仰看，除犹太人与穆斯林以外，还有占总人口1.9%的基督徒（15.51万，绝大多数为阿拉伯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信徒（包括巴哈伊教信徒、佛教信徒等）。而根据以色列内政局的资料，登记在册的以色列人总人数为873.05万，它与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一部分以色列人居住在以色列境外，他们被计算在内政部的资料中，但没有被包括进中央统计局的数据。

① “Jewish Population (2014),” *Vital Statistics: Jewish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Judaism/jewpop.html>.

② Sergio DellaPergola,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2013*, New York: Berman Jewish DataBank, 2013, p. 29.

③ “Population of Israel on the Eve of 2015,” *Press Release*,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December 31, 2014, http://www1.cbs.gov.il/reader/newhodaot/hodaa_template.html?hodaa=201411356.



从人口增长率来看,以色列犹太人口的增长率为 1.8%,阿拉伯人口的增长率为 2.4%,基督徒人口的增长率为 1.3%、德鲁兹人口的增长率为 1.7%。^①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外,以色列人口增长的另一重要来源就是移民,尤其是犹太人口移民以色列。根据以色列移民部与内政部的数据,2014 年移居以色列的人数为 16980 人。^②根据以色列移民部的资料,2014 年,以色列有 16.07 万名婴儿出生,其中 8.24 万为男性、7.83 万为女性。^③在以色列新生儿最为常见的名字中,男性多数使用丹尼尔(Daniel)、奥利(Ori)、约瑟夫(Yosef)、诺阿姆(Noam)等,女性则为诺阿(Noa)、希拉(Shira)、塔马尔(Tamar)、塔利阿(Talia)、亚勒(Yael)等。从性别比例看,以色列男女性别比较为合理,为 0.982:1,女性稍微多一些,男性占 49.551%,女性为 50.449%。2014 年,以色列人中有 12.7 万人结婚,2.96 万人离婚。以色列人口有着较高的寿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以色列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82 岁(男性为 80.2 岁、女性为 83.8 岁),在世界预期寿命中排第 9 位。^④

根据《世界概况》对 2014 年年初以色列总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分析,0~14 岁的人口占 27.1%(其中男性 1084748 人、女性 1035525 人),15~24 岁的人口占 15.7%(其中男性 628205 人、女性 599871 人),25~54 岁的人口占 37.8%(其中男性 1508860 人、女性 1443898 人),55~64 岁的人口占 8.8%(其中男性 333453 人、女性 352302 人),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 10.7%(其中男性 368318 人、女性 466670 人)。^⑤以色列人口的年龄结构呈金字塔状(见图 1)。另据以色列陶伯社会政策研究中心(The Taub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2014 年 8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以色列的出生率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员国妇女人均育有 1.7 个孩子相比,以色列妇女人均育有 3 个孩子,这与以色列拥有庞大的正统派人口以及鼓励

① “Israel Population 2014,”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israel-population/>.

② “Population of Israel 2014,” <http://countrymeters.info/en/Israel>.

③ Omri Efraim, “Rosh Hashana Eve: 8.081 million Israelis,” *Israel News*,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425333,00.html>.

④ “Israel Population 2014,”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israel-population/>.

⑤ “Israel Age Structure (2014),”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10.html>.

生育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由于许多以色列家庭拥有多个孩子，贫困成为以色列家庭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主要集中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哈雷迪犹太教正统派人群中。^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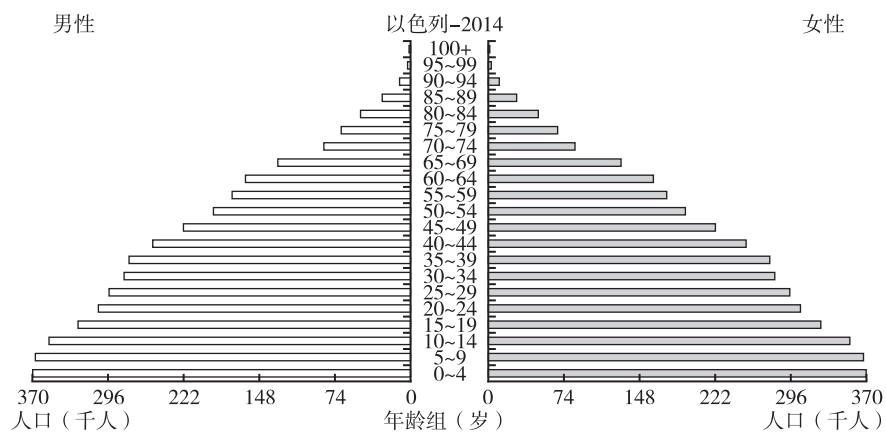


图1 以色列的年龄金字塔结构图

资料来源：“Israel Age Structure (2014),”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10.html>。

（二）劳工和女性问题

劳动力资源是影响一个现代国家经济兴衰的重要因素，就以色列国家而言，劳动力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由于劳工在促进以色列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以色列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对劳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十分关注。以色列独特的劳动力结构支撑着以色列经济在2014年的发展。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以色列15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为381.3万，其中就业人口为359.5万，失业人口为21.8万；15岁以上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为64.2%，同比增长0.5%；就业人口中男性大约

^① Liora Bowers, “Family Structure and Well – Being Across Israel’s Diverse Population,” August 2014, http://taubcenter.org.il/wp-content/files_mf/familystructureandwellbeing.pdf.



占 55%，女性大约占 45%。^①以色列犹太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就业率相差巨大，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 年以色列 25 ~ 64 岁犹太人劳动力的就业率为 80.1%，而同年龄段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就业率为 53.0%。^②2014 年 12 月，以色列建筑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为 16.54 万，同比增长 1.66%；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为 34.51 万，同比下降 0.23%；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为 4.78 万，同比下降 0.62%。^③在以色列人口中占据多数地位的犹太人主要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这是造成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需要大量非犹太人的重要原因。另外，大多数正统派犹太教徒选择律法学习而不是从事劳动生产，这也是造成以色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资源缺乏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二元化的特征，犹太人主要从事技术含量高，薪资水平高以及社会地位高的职业，而非犹太人（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和外籍劳工）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薪资水平低以及社会地位低的工作，截然不同的工作条件造成以色列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如何缩小以色列社会的贫富差距，是长期困扰以色列政府的一个难题。在劳动力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以色列形成了以劳工法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近年来，以色列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和保障以色列人的就业。2014 年，为了促进劳动力参与率较低群体更好地融入劳动力市场，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以色列经济部将投入 5000 万谢克尔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较低的阿拉伯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残疾人士及单亲家庭进行工资补贴。^④

外籍劳工是以色列劳务市场长期以来不可或缺的力量，进入 2014 年，包括合法劳工和非法劳工在内的外籍劳工人数突破 30 万，创外籍劳工人数历史新高。以色列银行报告显示，居住在西岸地区并在以色列经济领域工作的巴勒

① “Labour Force Survey Data, December, 4th Quarter and Annual Data of 2014,”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ttp://www1.cbs.gov.il/www/hodaot2015n/20_15_024e.pdf.

② “Employee Jobs (Israel Workers),”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ttp://www.cbs.gov.il/hodaot2015n/26_15_086t1.pdf.

③ “Employee Jobs (Israel Workers),”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ttp://www.cbs.gov.il/hodaot2015n/26_15_002t1.pdf.

④ 《以色列经济部补助阿拉伯和犹太极端正统派群体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2014 年 6 月 19 日，<http://i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6/20140600631668.shtml>。



斯坦工人数量在过去四年翻了一番，在 2014 年达到 9.2 万名。^①以色列外籍劳工主要分布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以及埃拉特等城市和部分乡村地区。以色列合法外籍劳工主要来自巴勒斯坦、泰国、菲律宾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非法外籍劳工主要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或地区。外籍劳工所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家政护理业、农业、建筑业以及餐饮业等。以色列政府对外籍劳工长期奉行排斥性政策使他们的合法权益时常遭受侵犯。近年来，以色列当局针对外籍劳工管理政策所带来的问题，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建筑行业首先允许外籍劳工更换工作，延长外籍劳工在以色列的工作时间，签署“双边劳务协议”，等等。以色列政府认为应对外籍劳工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减少对外籍劳工的雇佣，鼓励本国公民积极投入到建筑业、农业、家政服务业以及清洁等行业中去，但是该措施的实施却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外籍劳工在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他们的合法权益却没有保障，因而外籍劳工成为威胁以色列社会安全与稳定的潜在因素。

作为中东民主国家的典范，以色列建国之初的《独立宣言》就保证了女性与男性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地位。根据以色列《兵役法》，与男性公民一样，成年女性同样需要服兵役，服兵役是女性地位的一种象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一般服过兵役的女性更容易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以色列建国以来，政坛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比如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前外交部部长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等等。

近年来，以色列在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女性权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色列妇女的公共事务参与率不断提高，在 2013 年 2 月以色列第 19 届议会的就职典礼上，女性议员共有 27 名，达到历史新高。^② 女性在以色列议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提交法案、主持委员会会议，以及担任会议发言人。更多的女性进入比如财务委员会、外交事务和国防

① 《在以色列就业的巴勒斯坦人数翻倍》，《以色列时报》，2015 年 3 月 13 日，<http://cn.timesofisrael.com/在以色列就业的巴勒斯坦人数翻倍/>。

② “The 20th Knesset by the Numbers: More Arabs and Women, Fewer Orthodox Members,”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18, 2015, <http://www.jpost.com/Israel-Elections/The-20th-Knesset-by-the-numbers-More-Arab-and-female-MKs-fewer-ultra-Orthodox-lawmakers-394305>.



委员会以及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这样的国家权力的核心部门。女性已成为以色列司法体系人员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此外，以色列女性领导人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问题和塑造政府形象上同样发挥重要作用。^①其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对于以色列主流社会而言，以色列女性公民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男性公民，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 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的数据显示：2014 年，以色列初等教育女性入学率为 97%，男性入学率为 96%，女性入学率与男性入学率的比值为 1.01，排名高于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以色列中等教育女性入学率为 100%，男性入学率为 97%，女性入学率与男性入学率的比值为 1.03；以色列高等教育的女性入学率为 75%，男性入学率为 57%，女性入学率与男性入学率的比值为 1.32，^②同时，女性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的人数超过了男性。其三，在就业和收入方面，以色列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不断上升，高于意大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和法国等发达国家。^③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截至 2014 年 12 月，以色列国内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 58.9%，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 69.8%。^④在收入方面，虽然男性收入普遍高于女性收入，但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此外，2014 年，以色列全国性的犹太教组织“希勒尔之家”（Beit Hillel）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最新规定打破了在正统犹太教社区妇女不允许阅读或触摸《托拉》卷轴的传统，允许女性在诵经节举着犹太教最重要的《托拉》卷轴跳舞，该规定提高了犹太女性对于诵经节的参与度。^⑤以色列法律规定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地位，但法律和现实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近年来，虽然以色列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整体看来，在参与度、贡献率与

① Naomi Chazan, “Women in Israel: In Politics & Public Life,”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Society & Culture/Women_in_public_life.html](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Society%20&%20Culture/Women_in_public_life.html).

②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4*,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pp. 70 - 72, http://www3.weforum.org/docs/GGGR14/GGGR_CompleteReport_2014.pdf.

③ Nurit Yaffe, *Women and Men in Israel: 1990 - 2011*, Jerusalem: The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 2013, p. 11.

④ “Labour Force Survey Data, December, 4th Quarter and Annual data of 2014,”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ttp://www1.cbs.gov.il/www/hodaot2015n/20_15_024e.pdf.

⑤ “Orthodox Group Permits Women to Dance with Torah Scrolls,”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13,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orthodox-group-permits-women-to-dance-with-torah-scrolls/>.

认可度方面与男性的差距还很大。在以色列政府机构中,女性领导的人数是远远低于男性的,2013年3月,在以色列第33届政府的22位部长中,只有4位女性部长,分别是文化体育部部长利夫纳特、移民部部长兰德尔、司法部部长利夫尼、卫生部部长格尔蒙。在就业和收入方面,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以色列女性的收入普遍低于男性,2013年,以色列女性月平均收入为7280谢克尔,男性的月平均收入则为10683谢克尔,女性的月平均收入比男性月平均收入低31.9%。^①另外,受伊斯兰教宗教传统的影响,以色列的阿拉伯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相对较低。2013年仅有23%的阿拉伯穆斯林女性参加了工作,而犹太女性的比例达到了58%。由于大多数阿拉伯女性都没有工作,家庭收入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在阿拉伯群体中更容易产生贫困问题。^②《2014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显示,以色列有关性别差异的两项指标“经济参与度和机会”及“薪资平等”排名大幅度下滑。衡量总体性别差异的指标“经济参与度和机会”排在第90名,排在其他发达国家之后;^③其“薪资平等”更是排在131个国家之中的第130位。^④同时,在以色列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的现象,以色列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781项登记在案的投诉中有33%是与怀孕相关的性别歧视。^⑤另外,以色列女性还面临着家庭困境、老年问题、贫穷问题、健康问题以及家庭暴力等问题的困扰。

婚姻是制约以色列妇女获取平等地位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以色列,犹太教正统派仍然主导着结婚、离婚等权力,因而不存在世俗的婚姻。哪怕是不涉及信仰的离婚也存在着不平等,在没有丈夫同意的情况下妻子的离婚要求通常是

① Amiram Barkat, “Israeli Men Earn 32% More Than Women,” *Globes*, March 8, 2015, <http://www.globes.co.il/en/article-israeli-men-earn-30-more-than-women-1001016498>.

② 哈维夫·古尔:《以色列贫困现象是谁的错?》,《以色列时报》,2014年12月25日, <http://cn.timesofisrael.com/以色列贫困现象是谁的错?/>。

③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4*,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p. 8, http://www3.weforum.org/docs/GGGR14/GGGR_CompleteReport_2014.pdf.

④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4*,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p. 65, http://www3.weforum.org/docs/GGGR14/GGGR_CompleteReport_2014.pdf.

⑤ 斯坦伯格:《以色列平等就业投诉33%为性别歧视》,《以色列时报》,2015年3月9日, <http://cn.timesofisrael.com/以色列平等就业投诉33%为性别歧视/>。



不被许可的。妇女无权出席拉比法庭并做证，即使是前总理梅厄夫人也没有这种权利。然而，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下，许多以色列女性已经有了很强的主人翁意识，她们对男性在公共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强烈不满，要求取消宗教权威对于婚姻、家庭事务的垄断并力图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二 经济篇

2014 年，以色列的国内国际环境并不平静，特别是“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又译作防务之刃行动、保护边缘行动）使巴以局势再度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暴力怪圈。受此影响，以色列第三季度的经济指标猛然走低，从而引发了极大的担忧。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采取了积极政策，多方调整，并在短期内抑制了下行趋势。总体来看，2014 年以色列的经济形势稳中有升，经济结构相对平衡。以色列银行（The Bank of Israel）行长卡内特·弗拉格（Karnit Flug）在 2014 年以色列经济形势的总报告中也兴奋地概括道：“2014 年以色列的经济形势确实不错（definitely good）！”^①

（一）2014 年的宏观经济指标

以色列中央数据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 1.08 万亿谢克尔，同比增长 2.8%，^② 增速高于 OECD 成员国 1.8% 的平均增长速度，也略高于美国 2.2% 的经济增长速度。^③ 以色列银行 2015 年 4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34100 美元，同比增长 0.7%。^④

①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The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Israel’s Remarks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Mark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ank of Israel Annual Report for 2014,” The Bank of Israel, March 31, 2015.

② 《以色列 2014 年 GDP 增长 2.8%，2015 年经济增速有望回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2015 年 3 月 19 日，<http://i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3/20150300914494.shtml>。

③ Amiram Barkat, “Israel 2014 Per Capita Growth below OECD Average,” *Globes*, December 31, 2014.

④ “Principal Indicators of the Israeli Economy,” The Bank of Israel, April 2, 2015.



此前,由于“护刃行动”的直接影响,以色列第三季度的GDP年增长率由第二季度的2%直线下降为0.6%^①,因而世界许多经济机构及相关组织对以色列的经济形势给予了较为悲观的预测,就连著名智库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也认为“在‘护刃行动’实施的43个工作日期间,以色列会损失全年GDP的1.7%~3.4%”。^②但实际情况是,“护刃行动”对以色列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远低于各方预期,以色列银行估算“护刃行动”仅仅拉低了以色列GDP的0.3%。^③该行动结束后,以色列的经济开始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以色列第四季度GDP年增长率已突增至7.2%。与此同时,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以色列货物出口同比上涨22.9%(该统计口径并未包含钻石、船舶、飞机等传统产品的出口)。分项数据显示,制造业产品出口(除钻石、船舶、飞机以外)同比上升24.9%,其中电子元器件、医药等高科技产品的增幅尤其明显。^④这些可喜的指标说明,前期影响以色列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是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并非经济发展本身出现结构性矛盾。

2014年以色列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呈上升趋势,个人消费增速为3.8%,其中,由于私人机动车辆购买力强劲,促使耐用品消费增速高达7%;以色列人的海外支出也跃升6.1%;海外资产价值上升了7.2%,达到3340亿美元;金融和技术服务产值的增速也高达5.8%。除了上述发展较快的经济领域外,2014年以色列商品与服务输出总额则增幅较缓,同比微增0.6%;工业产值在2014年同比仅略增0.4%。^⑤

① 《以色列2014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7.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2015年2月26日, <http://i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2/20150200902936.shtml>。

② Eran Yashiv, “Developments in the Israeli Econom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Anat Kurz & Shlomo Brom, eds., *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 2014 - 2015*, Tel Aviv: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5, p. 162.

③ Niv Elis, “Israel’s 2014 Growth Lowest in 5 Years,” *The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31, 2014, <http://www.jpost.com/Israel-News/Israels-2014-growth-lowest-in-5-years-386283>.

④ 《以色列货物出口大幅上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2015年3月3日, <http://i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3/20150300919845.shtml>。

⑤ Eran Yashiv, “Developments in the Israeli Econom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Anat Kurz & Shlomo Brom, eds., *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 2014 - 2015*, p. 162.



呈现负增长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以色列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 2014 年下降了 2.7%，位于 OECD 同类数据的最末端。其中，民用住宅建设投资在 2014 年占以色列所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3，但同比却下降了 1.2%；商业建筑投资下降 3.4%；运输工具投资降幅最大，为 13.4%。^①这一情况已经引起了包括以色列银行在内的以方经济机构的重视，未来以色列将主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护刃行动”也曾一度影响了以色列的就业率。2014 年 6~8 月，劳动力市场呈现疲软态势，失业率从 4 月份的 5.8% 上升为 9 月份的 6.5%，但第四季度，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提升，以色列就业率、就业人数以及实际工资增长上都有很大改善，失业率显著下降，这一乐观态势仍在继续，截至 2015 年 2 月，以色列失业率已经连续三个月呈下降趋势，现已降至 5.3%。以色列 15 岁以上劳动力人口为 381 万，就业人数 360 万，失业人数 20 万，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60.6%。^②

（二）2014 年的财政政策

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2014 年以色列一直采取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下调利率，购买外汇，抑制谢克尔升值趋势。由于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不断扩大宽松政策规模，导致以色列与其利差扩大，加之以色列发现了新的天然气资源，从而使以色列货币谢克尔不断升值。从名义有效汇率（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来看，上半年谢克尔已经升值 1.9%；对美元汇率上升 1.5%，对欧元汇率上升 2.2%。^③为了抑制谢克尔升值趋向，2014 年以色列银行不断下调利率，特别是八九月份持续将利率下调至 0.25%，使以色列市场颇为吃惊。除了使用利率调控手段，以色列银行还不断购买外汇，仅

① Amiram Barkat, “Israel 2014 Per Capita Growth below OECD Average,” *Globes*, December 31, 2014, <http://www.globes.co.il/en/article-israel-2014-per-capita-growth-below-oecd-average-1000997447>.

② 《以色列 2 月份失业率下降至 5.3%》，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2015 年 3 月 29 日，<http://i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3/20150300925972.shtml>.

③ The Bank of Israel, *Monetary Policy Report, January – June 2014*, August 2014, p. 6.

下半年便购买了 17.6 亿美元外汇储备。这种双向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抑制了谢克尔升值趋势，而且在下半年使谢克尔呈现明显贬值，按名义有效汇率计算，谢克尔已贬值 7%，对美元汇率贬值 15%，对欧元汇率贬值 4.5%。^①

第二，抑制通货膨胀。2014 年以色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前半年保持稳定，12 月份降低 0.2%，因而使得这一指数远低于 1.0% 的目标范围下限，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低通胀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 2014 年前半年以色列货币谢克尔持续升值引起的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国际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在很大程度上为以色列造就了低通胀的环境。

第三，财政政策上，着眼于减少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而严格确保政府对每一笔开支都负起责任。尽管加沙冲突使以色列国防开支有所上升，但 2014 年由于以色列大幅减少民用开支（教育、医疗等多项福利开支被削减，调高企业所得税等），因而政府全年财政赤字基本与 2013 年持平，年度赤字仅占 GDP 的 2.8%。

由于上述政策的效应，2014 年以色列主要经济指标达到了预期，全球主要经济评估机构也都开始扭转先前对以色列经济发展态势的悲观语调，并对其未来走向给予积极评估。客观而论，在肯定 2014 年以色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制约发展指标的瓶颈依旧存在、影响经济走势的不确定因素并没有减少。

（三）2014 年以色列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第一，劳动生产率低问题。劳动生产率是提高生产能力的关键因素，以色列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相比有一定差距。2014 年，以色列一些行业，特别是那些不易受外企竞争力影响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包括陆路运输、航空港及海港建设、水力、电力和通信等设施。与国际水平相比，因低投资造成的不利局面已在绝大多数领域凸显出来，公共交通和海运系统受影响尤为明显。

为了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色列需要采取系列性的措施，如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助力经济发展；加大对轨道交通，特别是大特拉维夫地区公共交通的

^① The Bank of Israel, *Monetary Policy Report, July – December 2014*, February 2015, p. 5.



投资，连接公共设施与天然气管道的设施建设；将海外竞争力作为刺激企业提高效率、开拓创新的动力；简化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尤其需要避免政策的不连贯性；提升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和加强专业培训等。

第二，高生活成本问题。2014 年，以色列人的生活成本高于预期目标。除了食品、饮料、鞋帽、家具、餐厅酒店服务等开支较高外，40% 的家庭将总收入的 40% 用于支付住宅租金（年轻家庭居多）。为此，以色列银行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在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工资水平；其次，免征增值税。免除基本商品的增值税并不是帮助弱势群体的理想途径，因为增值税征收对象本身并非弱势群体，如果免征增值税，反而会对这一广泛税种的有利方面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房价与房屋供应量问题。自 2012 年年末以来，以色列的房产价格便以每年 7% ~ 10% 的速度上扬。2014 年，以色列房产价格持续走高，但近几个月，由于期待政府出台降低或免征增值税法案，以色列房屋成交量有所下滑，但截至 10 月份，最近 12 个月的房价上涨幅度仍然高达 5.8%。^①关于金融风险，以色列央行货币委员会预估主要风险将会来源于房地产市场。为应对此情况，以色列银行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政府需要在增加房屋供应量上发挥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实施《以色列国家总体规划》中的第 38 条（National Master Plan 38）“撤离与建造”（vacate and build），以及将已经清空的国防军基地及建筑物进行房屋规划，从而增加城市地区的房屋密度；再次，简化房屋用地审批、规划等一系列程序，缩短总时间；最后，改变地方当局税收系统鼓励商业用地、轻视房屋用地的作风。

第四，预算政策问题。2014 年，以色列面临的预算政策挑战主要有：公共债务下降，但债务利息仍然偏高；同国际相比，主要民用开支过低，这体现在所有公共服务领域普遍处于低支出水平；福利健康支出上，公民个人支出比例过高；劳动力市场和基础设施投入过低。在此背景下，以色列银行建议政府预算政策逐步减少债务与 GDP 的比率。为了管理预算，以色列银行继续使用财政部制定的原有机制，即监督政府所有的累计成本决策，确保决策以及财政规定的连贯性。

^① The Bank of Israel, *Monetary Policy Report, July – December 2014*, February 2015, p. 6.

第五，社会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在该问题上，以色列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将经济增长转变为惠及所有人群的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近年来以色列经济总体稳定，但无论以哪种指标衡量，以色列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水平都居高不下。增加就业与提高工薪阶层数量有助于增加家庭收入，但是低薪工人比例仍然很高。对此，以色列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对：继续聚焦于提高阿拉伯妇女和极端正统派男子的就业率和生产力；注重对劳动力进行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职业培训及教育；扩大收入资助（“负所得税”^①）项目；强化《劳动法》的实施；调整公共住房供应，给弱势群体特别是低收入公民提供解决住房的方法。^②

三 政治篇

（一）地缘政治环境

中东剧变（西方国家称为“阿拉伯之春”）以来，持续的政治动荡使中东陷入乱局，以色列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逐步呈现复杂化趋势，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

首先，来自周边的安全威胁依然存在。

与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对以色列安全环境构成严重挑战。为了对发射于戈兰高地的炮击做出反应，更为了阻止阿萨德政权向真主党运输导弹和防空武器，以色列自2013年年初便开始对叙利亚进行有限的空中军事打击，这使得以色列与叙利亚政府、戈兰高地边境的叙反叛武装时有交火。^③特别是2015年1月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造成6名真主党成员死亡，其中包括1名伊朗革命卫队的将领。作为报复，黎巴嫩真主党向争议地区舍巴农场

① “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指的是政府对于低收入者，按照其实际收入与维持一定社会生活水平需要的差额，运用税收形式，依率计算给予低收入者补助的一种方法。

②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The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Israel’s Remarks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Mark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ank of Israel Annual Report for 2014,” The Bank of Israel, March 31, 2015.

③ Amos Harel and Gili Cohen, “Israel Attacked Syrian Base in Latakia, Lebanese Media Reports,” *Haaretz*, January 27, 2014,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1.570756>.



(Shebaa Farms) 区域发射反坦克导弹, 造成 2 名以色列士兵死亡, 该事件不仅使以色列东北边境的安全问题更加复杂, 而且促使以色列不得不面对日益联合的“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反抗轴心”(Iran – Syria – Lebanon axis)。^①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大卫·西曼-托夫 (David Siman – Tov) 和约哈姆·史怀哲 (Yoram Schweitzer) 对此不无担忧地表示, “以色列与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朗的冲突在未来几年不仅会持续, 而且有升级的危险”。^②

2014 年埃以关系有所回温, 但西奈半岛的局势不断恶化。2012 年 6 月, 穆罕默德·穆尔西 (Mohammed Morsi) 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任民选总统, 由于其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密切关系, 因而引发了以色列的极大忧虑。但仅仅一年后, 埃及军方便推翻了穆尔西的“短命王朝”, 这再次彰显了军方在埃及政治权力角逐中的重大影响力, 也令以色列紧绷的神经得以稍微放松, 埃以关系也开始回温, 双方在防务和情报问题上定期举行会谈。^③ 但是, 不断恶化的西奈半岛局势对以色列构成压力与挑战。许多土著贝都因人、激进国外武装人员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军事成员都在西奈半岛集结, 并将埃及和以色列视为恐怖主义活动的目标。^④ 埃及将西奈半岛武装人员视为本土安全的直接隐患, 以色列也担忧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会袭击其航行于亚喀巴湾的货轮、埃拉特港口和 250 公里埃以边境线上的以色列居民。这为埃以双方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 也促使以色列破天荒地同意改变《埃以和平条约》中有关限制埃及在西奈半岛的人员和武器部署规模, 允许埃及有限增兵西奈地区。^⑤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以色列也绝不能容忍埃及军力在西奈半岛的过度膨胀, 如何有效抗击埃以边境

① “Iran General Died in Israeli Strike in Syrian Golan,” *BBC News*, January 19, 20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0882935>.

② David Siman – Tov & Yoram Schweitzer, “Israel against Hizbollah: Between Overt and Covert Warfare,” *INSS Insight*, No. 668, March 2, 2015, <http://www.inss.org.il/uploadImages/systemFiles/No.%20668%20-%20Dudi%20and%20Yoram%20for%20web.pdf>.

③ Jeremy M. Sharp, “Egypt: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March 3, 2015, p. 9, <https://fas.org/sgp/crs/mideast/RL33003.pdf>.

④ Jeremy M. Sharp, “Egypt: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March 3, 2015, <https://fas.org/sgp/crs/mideast/RL33003.pdf>.

⑤ Ehud Yaari, “The New Triangle of Egypt, Israel, and Hamas,”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anuary 17, 2014,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new-triangle-of-egypt-israel-and-hamas>.

上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将西奈半岛上的埃及军力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将成为以色列面临的一个困境。^①

其次，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非政府军事组织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骤升。

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为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兴起和“杰哈德”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提供了区域“真空”，叙利亚、黎巴嫩、埃及西奈半岛、伊拉克和利比亚境内的安全“飞地”成为吸引恐怖主义组织、犯罪团伙的温床，以色列面临的非政府层面的军事组织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骤升。埃及剧变后，极端组织“耶路撒冷支持者”（Ansar Bayt al - Maqdis）在乱局中成立，经过数年发展，现已成为西奈半岛恐怖袭击案件的祸首，自杀袭击、破坏油气管道、伏击并暗杀边境士兵成为其惯用伎俩。该组织还与“耶路撒冷周边圣战者舒拉委员会”（Mujahidin Shura Council in the Environs of Jerusalem）和新成立的“伊斯兰国加沙分支”（Islamic State in Gaza）等萨拉菲派杰哈德组织（Salafist-Jihadi groups）相配合，在加沙地带不断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并在“护刃行动”中多次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② 此外，“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行径的日益猖獗，更对以色列安全造成极大隐患。^③ 该组织的控制区已经成为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训练基地。由于其在短短数年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头号恐怖主义组织，攻城略地之迅速、恐怖行径之残忍、邪恶影响之深远，使得其成为中东地区许多恐怖组织归顺和效仿的对象。过去一年来以色列国内外针对犹太人的袭击案件不少都与“伊斯兰国”的影响有关。根据法国消息，2014年5月，比利时犹太博物馆枪击案嫌犯曾在叙利亚待过一年，并与“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有联系。^④ 2015年1月法国巴黎犹太商店袭击案和2月哥本哈根犹太

① Jim Zanotti, “Israel: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ebruary 27, 2015, p. 18, <https://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476.pdf>.

② Ephraim Kam, Benedetta Berti, Udi Dekel, Mark A. Heller and Yoram Schweitzer, “The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in Anat Kurz & Shlomo Brom, eds., *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 2014 - 2015*, p. 98.

③ Jim Zanotti, “Israel: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ebruary 27, 2015, <https://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476.pdf>.

④ “Brussels Jewish Museum Killings: Suspect ‘Admitted Attack’,” *BBC News*, June 1, 2014,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7654505>.



会堂枪击案的嫌疑人据称都是从“捷报频传”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中获得激励的。^①

最后，国际社会孤立和抵制以色列行动频繁发生。

近年来以色列发现自身越发处于国际社会的孤立和抵制浪潮中，开罗大学政治学系研究员阿卜杜拉·斯瓦尔哈（Abdullah Swalha）认为，媒体、互联网以及国际法庭等“软实力工具”成为以色列将要面对的新战场。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去合法化运动”（De-legitimization campaign）。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共遭遇三次大规模旨在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浪潮：第一次是历次中东战争，第二次是1987~2004年以自杀袭击为主的恐怖主义活动，第三次就是近来最令以色列头疼的“去合法化运动”。反对阵营不仅有阿拉伯国家，一些西方大国也参与其中，这将可能引发国际性孤立，从而对以色列安全与经济造成重大冲击。^②

第二，“国际形象”问题（International image）。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以色列在国际外交和公共舆论领域一直以防御姿态进入人们眼帘，并日益被刻画为“不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占领国和暴力型国家”。自从其被贴上这些标签之后，其国际形象可谓一落千丈。因而，只要以色列试图采取武力，谴责之声便不绝于耳，对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攻击也随即展开。^③

第三，“国际法律战”（International lawfare）。“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将个人所犯的“战争罪”适用于国际法逐步成为惯例。^④这一途径使得欧洲许多国家开始利用国际司法权起诉以色列将领、政治人物以及与以色列进行商业合作的公司犯下战争罪，并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中作

① Jim Zanotti, “Israel: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ebruary 27, 2015, p. 17, <https://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476.pdf>.

② Abdullah Swalha, “The Anti-Israel Toolbox: From Hard Power to Soft Tools,”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7, No. 1 (April, 2014), p. 22.

③ Abdullah Swalha, “The Anti-Israel Toolbox: From Hard Power to Soft Tools,”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7, No. 1 (April, 2014), p. 24.

④ “War Crimes Trials: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judaica/ejud_0002_0020_0_20618.html.



为对抗以色列的武器。2002年，曾任以色列综合安全服务部部长艾维·狄希特（Avi Dichter）被指控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中犯下“战争罪和粗暴侵犯人权罪”。^① 2009年，英国法院对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的齐皮·利夫尼发布逮捕令，指控其在“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中犯下战争罪。^②

第四，经济抵制（Economic boycott）。由于巴以冲突，以色列面临欧洲国家经济抵制的危险正在增加。利夫尼表示，“如果巴以和谈仍无进展，那么欧洲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将不会再仅仅局限于西岸犹太定居点，而是将会囊括以色列全境”。^③ 一些主要欧洲银行已经开始考虑拒绝向巴勒斯坦领土内的以色列公司提供贷款。除此之外，“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The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 BDS）也已经在号召对以色列进行经济、政治抵制。^④

第五，学术抵制（Academic boycott）。“学术抵制”行为起源于英国，自2003年以来，英国已经对以色列实施了诸多的学术抵制。最显著的例子即为英国最大的教师协会——“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教师联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in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宣布：“由于以色列教师和学术机构拒绝公开表明其与‘种族隔离政策’划清界限，因而本联盟将对其实施抵制。”^⑤ 2009年，英国数百名学者、教授、作家、音乐家、歌唱家、电影人发布了措辞强烈的联名抗议书，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动武，^⑥ 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如今英国由于在国际新闻媒体、人权组织、科学院以及英语国家

① Abdullah Swalha, “The Anti-Israel Toolbox: From Hard Power to Soft Tools,”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7, No. 1 (April, 2014), p. 24.

② Ian Black & Ian Cobain, “British Court Issued Gaza Arrest Warrant for Former Israeli Minister Tzipi Livni,” *The Guardian*, December 14, 2009,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dec/14/tzipi-livni-israel-gaza-arrest>.

③ Herb Keinon, “Livni: Without Peace Progress European Boycott will Move from Settlements to Rest of Country,”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2, 2013, <http://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Livni-European-boycott-of-settlement-goods-can-spread-to-all-of-Israel-318307>.

④ Abdullah Swalha, “The Anti-Israel Toolbox: From Hard Power to Soft Tools,”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7, No. 1 (April, 2014), pp. 25–26.

⑤ UCU Website, May 30, 2006, <http://www.ucu.org.uk/index.cfm>.

⑥ “Growing Outrage at the Killings in Gaza,” *The Guardian*, January 16, 2009,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jan/16/gaza-israel-petitions>.



中享有盛誉，现在已成为“学术抵制”以色列的“领头羊”。特别是2013年6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金明确表示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因而其拒绝参加“第五届以色列总统年会”，该事件标志着英国对以色列的学术抵制达到一个顶点。^①

（二）新一轮巴以和谈

2013年7月，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斡旋下，中断了三年之久的巴以和谈重新启动。此次和谈历时9个月，最终于2014年4月宣告失败。在整轮谈判期间，巴以双方连最基础的所谓“框架协议”也没达成。2014年6月，随着巴以局势的不断恶化，和谈更成了纸上谈兵。曾在一年多时间里十余次奔赴中东的克里，也对和谈的停滞不前深表失望。目前，美国已经决定暂缓其在该问题上的持续努力，重新评估巴以双方的整体政治进程。^②

其实，这次和谈开启前的诸多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其失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首先，和谈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巴以双方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定“即使谈判，也不可能签订一份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条款”，^③“更不认为这一谈判能有任何作用”。^④缺乏互信成为此轮谈判始终无法摆脱的阴霾，双方在谈判初期就在努力思索究竟该如何将“导致和谈最终失败”的罪名扣在对方头上。巴方认为，内塔尼亚胡主导下的以色列既不会结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也不会停止犹太定居点建设，这样的前提下所启动的和谈注定难有成效。而从以方来看，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认为巴勒斯坦方面不仅不会依据联合国第181号决议接受两国解决方案，也不会承认以色列作为犹

① “Growing Outrage at the Killings in Gaza,” *The Guardian*, January 16, 2009,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jan/16/gaza-israel-petitions>.

② Shlomo Brom, “The Failed Israeli – 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 What Lies Ahead,” *INSS Insight*, No. 553, May 25, 2014, <http://www.inss.org.il/uploadImages/systemFiles/No.%20552%20-%20Shlomo%20for%20web.pdf>.

③ “Peace Talks with Israel Going Nowhere: Senior Palestinian,” *Reuters*, September 4,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9/04/us-palestinians-israel-idUSBRE9830AY20130904>.

④ Shlomo Brom, Udi Dekel and Anat Kurz,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Arena: Failed Negotiations and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Anat Kurz & Shlomo Brom, eds., *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 2014 – 2015*, p. 18.



太国家的合法性。^①

其次，横亘于巴以之间的严重分歧——耶路撒冷问题、难民问题、边界问题、安全问题和犹太定居点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双方均不愿做出实质性让步。在边界问题上，巴勒斯坦想推动该问题的解决，但这不仅与耶路撒冷问题、犹太定居点问题紧密相连，而且涉及以色列最为关心的国家安全问题，“以色列根本没有打算在巴以和谈中具体商讨边界问题”^②。在难民问题上，以色列想让巴勒斯坦承认其为“犹太国家”，但巴勒斯坦不愿意接受这一表述，也担忧一旦承认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属性，那么这相当于放弃了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在定居点问题上，美国期望以色列在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和暂停犹太定居点建设上二选一，以此来向巴勒斯坦示好从而为重启和谈营造积极氛围。当内塔尼亚胡因为释放部分巴勒斯坦囚犯而遭到国内政治阵营的严厉谴责后，他不仅将继续扩建犹太定居点作为对批评之声的回应，还声明扩建犹太定居点是为了促进和谈而与阿巴斯签订的释囚协议的一部分。^③由于扩建犹太定居点在巴勒斯坦人眼中是极其敏感且痛苦的话题，因而这一声明对于阿巴斯来说简直是场灾难，严重损害了阿巴斯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公共形象，更增加了阿巴斯对以色列的不信任感。^④

再次，内塔尼亚胡与阿巴斯各自面临着国内环境的掣肘与牵绊，二者均不敢轻易让步或妥协。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其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在巴以问题上向来以强硬著称，内塔尼亚胡曾被警告“如若在巴以敏感问题上表现软

① “Arab League Backs Refusal to Recognize Jewish State,”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26,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arab-league-backs-refusal-to-recognize-jewish-state/>.

② Shlomo Brom, Udi Dekel, and Anat Kurz,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Arena: Failed Negotiations and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Anat Kurz & Shlomo Brom, eds., *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 2014 – 2015*, p. 21.

③ Khaled Abu Toameh & Herb Keinson, “Abbas Vows There Will Be No Peace Agreement Unless All Prisoners Go Free,” *The Jerusalem Post*, October 30, 2013, <http://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Palestinian-Authority-Netanyahus-West-Bank-settlement-construction-announcement-destroys-peace-process-330175>.

④ Shlomo Brom, Udi Dekel, and Anat Kurz,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Arena: Failed Negotiations and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Anat Kurz & Shlomo Brom, eds., *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 2014 – 2015*, p. 22.



弱，其主政的联合政府将分崩离析”。^①同样的，阿巴斯在巴勒斯坦也面临着困境，哈马斯的“反抗精神”深得民心，巴勒斯坦民众中反对与以色列和谈的呼声高涨，加之阿巴斯本身打算在退休前将自己打造为代表民族利益、忠于巴勒斯坦统一事业的斗士，因而也不愿意表现出屈从、无力的形象。

最后，新一轮巴以和谈的失败，再次给中东和平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影响力的下降。从以色列方面看，从政府到民众对美国的施压越来越不买账，甚至有这样的公开舆论：“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就是赶紧让克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别再插手我们的事情。”^②从巴勒斯坦方面来看，多年经验使其深知在“美—以—巴”这一三角关系中，自身将永久性地处于边缘劣势地位，就连美国巴以和谈特使伊兰·戈登堡（Ilan Goldenberg）参谋长都表示，“尽管竭力维持客观，但美国的确不是一位完美的协调者：他对以色列诉求的了解要远远多于对巴勒斯坦的了解”。^③和谈失败后巴方开始寻求在国际舞台上向以色列展开外交攻势，其于4月2日当天一连递交15份加入国际条约和公约的官方申请书即是明证。

（三）政局不稳

2014年12月2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解除司法部部长利夫尼和财政部部长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的职务，并要求解散议会，提前进行大选。

内塔尼亚胡与利夫尼和拉皮德的矛盾由来已久，这两位部长围绕以色列税收、国防开支、保障性住房计划、巴以谈判、恐怖袭击等一系列问题不断

-
- ① Shlomo Brom, Udi Dekel, and Anat Kurz,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Arena: Failed Negotiations and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Anat Kurz & Shlomo Brom, eds., *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 2014 – 2015*, p. 23.
- ② David Frum, “How the Israel – Palestine Peace Process Collapsed,” *The Atlantic*, July 21, 2014,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4/07/how-the-israel-palestine-peace-process-collapsed/374758/>.
- ③ Ilan Goldenberg, “Lessons from The 2013 – 2014 Israeli – Palestinian Final Status Negotiations,” Washingt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5.



公开指责内塔尼亚胡的相关政策,^① 利夫尼甚至于5月不顾内塔尼亚胡反对,公开会见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加剧了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②在重要议题上的尖锐分歧使得该届联合政府自2013年成立以来多次出现危机,而《犹太国家法案》成为导致联合政府垮台的导火索。

2014年11月23日,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力推动下,颇具争议的《犹太国家法案》最终以15票赞成、7票反对的结果在内阁获得通过。该法案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③旨在当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与民主性发生冲突时,能够确保犹太属性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立法地位上都成为以色列国的“默认属性”(default nature)。^④由于以色列没有成文宪法,《犹太国家法案》将作为基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以色列法律系统的基础。

该法案一经推出,立刻在以色列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利夫尼和拉皮德成为中左翼党派部长中激烈反对这一法案的代表,在内塔尼亚胡宣布解除他们的现任职务后,联合政府随之垮台。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和政府首席法律顾问耶胡达·温斯坦(Yehuda Weinstein)也对该法

① Ben Sales, "Netanyahu Fires Lapid and Livni, Moving Israel Closer to Early Elections,"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December 2, 2014, <http://www.jta.org/2014/12/02/news-opinion/politics/netanyahu-fires-lapid-and-livni-moving-israel-closer-to-early-elections-1>.

② Tovah Lazaroff, "Netanyahu: Livni Did Not Speak for Israel in Abbas Meeting," *The Jerusalem Post*, May 17, 2014, <http://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Before-meeting-Abbas-Livni-was-told-by-Netanyahu-You-dont-speak-for-Israeli-government-352553>.

③ 该法案规定,以色列地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国土(historic homeland)与民族家园(national home),在以色列国履行民族自决权是专属于犹太人的权利;以色列每个公民虽拥有平等的个人权利,但只有犹太人拥有民族权利;以色列国旗、国歌、国徽均以强烈的犹太性作为基本特征,希伯来历法为官方历法,将犹太法律作为国家立法基础,与此同时,取消阿拉伯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希伯来语是唯一官方语言等。有关《犹太国家法案》的14条原则,参见 Haviv Rettig Gur, "An Idiot's Guide to the Nation-State Controversy,"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1,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the-idiots-guide-to-the-nation-state-controversy/>。

④ "Israel's Jewish Nation-State Bill: A Primer," *Haaretz*, November 25, 2014, <http://www.haaretz.com/news/national/1.628365>.



提出批评，警告“这一立法将会损害保护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的民主壁垒”。^①反对者担忧该法不仅将进一步恶化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边缘化地位，而且会使这部“歧视性法律”成为以色列民主的耻辱柱。^②希伯来大学法学教授露丝·嘉韦逊（Ruth Gavison）在为该法案撰写的政府委托报告中表示，“以色列作为民族国家拥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即犹太性、民主和人权，但《犹太国家法案》极有可能打破整个平衡”。^③美国国务院也敦促以色列“要恪守其民主原则，以色列是犹太民主国家，所有公民均享有同等权利”。^④数百名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将其“脸谱”（Facebook）个人主页上的肖像照统一改为印有“二等公民”字样的图片，以此作为对该法案的抗议与嘲讽。^⑤

《犹太国家法案》引发的政府垮台体现了以色列政府内部纷繁复杂的政治争斗。内塔尼亚胡作为以色列政坛的常青树，对于内阁成员的批评指责及观点的巨大分歧早已习以为常，此番解散政府之举看似“过激”，实则蕴涵内氏的政治考量。

首先，通过将反对势力排挤出内阁，收拢执政权力。在联合政府各派矛盾日益激化的前提下，政府危机只是时间问题。本届政府自成立以来，右翼政党和中左翼政党之间时有分歧，右翼政党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矛盾。正如内塔尼亚胡所说，“我将不再容忍任何来自内阁内部的反对之声，既然现任政府难以维持，以色列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更稳定、更和谐的政府”。^⑥

① Jonathan Cook, “Israel’s Jewish State Bill: Assessing the Wider Impact,” *Middle East Eye*, February 13, 2015, <http://www.middleeasteye.net/news/israels-jewish-state-bill-assessing-wider-impact-2050079189>.

② Yossi Sarid, “Jewish Nation – State Bill: Time to Remove the Fig Leaf,” *Haaretz*, November 23, 2014, <http://www.haaretz.com/news/national/.premium-1.628105>.

③ “Israel’s Jewish Nation – State Bill: A Primer,” *Haaretz*, November 25, 2014, <http://www.haaretz.com/news/national/1.628365>.

④ Peter Beaumont, “Israeli President Opposes Proposed Law to Give ‘National Rights’ to Jews Only,” *The Guardian*, November 26,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nov/26/israeli-president-opposes-proposed-law-of-jewish-rights>.

⑤ Elhanan Miller, “Arab Israelis Fight Nationality Bill with ‘Second – Class’ Stamp,”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26,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arab-israelis-fight-nationality-bill-with-second-class-stamp/>.

⑥ Elie Leshem & Ilan Ben Zion, “Accusing Lapid and Livni of Attempted ‘Putsch,’ Netanyahu Fires Them, Calls Elections,”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2,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lapid-and-livni-to-blame-for-new-elections/>.



其次，提前大选，使反对党和其他竞争对手措手不及，仓促应战。这次解散政府可谓对现有以色列政治结构的重新洗牌，要求3个月内进行大选，使得反对党和其他竞争对手措手不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短期内聚集力量，显然不利于缜密布局大选事宜。

最后，对于这场“意外”的选举，以色列民众并未兴奋异常，因为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解散议会，这只是以色列政党间的“权力游戏”。“此次选举将以色列举行的最奇怪、最多余的选举，起因仅仅是政府和政党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厌恶。”^①

（四）安全形势严峻

2014年6月12日，3名犹太青少年在约旦河西岸遭绑架，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应对此事件负责，但后者予以否认。随后，为搜寻失踪青少年，以国防军发起“兄弟的守护者行动”（Operation Brother's Keeper），对约旦河西岸展开地毯式搜索，11天内共逮捕了包括多名哈马斯领导人在内的约350名巴勒斯坦人，另有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地区安全局势骤然紧张。^②6月30日，3名失踪犹太青少年的尸体在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附近被找到，他们在遭绑架后不久即被杀害，对此，以色列举国震惊并愤怒异常，内塔尼亚胡于当晚立即召开紧急安全内阁会议，声称要进行报复，并要让哈马斯付出代价。^③

7月2日，一名16岁巴勒斯坦少年在东耶路撒冷被犹太极端分子绑架并虐杀，尸体遭焚烧，该事件引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的怒火，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加沙地带武装分子也向以色列南部发

① 高珮君：《以色列：提前大选为政府“换血”》，《青年参考》，2014年12月10日，http://qcnk.cyol.com/html/2014-12/10/nw.D110000qcnk_20141210_1-11.htm。

② Yoav Zitun, “Operation Bring Back Our Brothers: IDF Arrests 200, Shift Focus to Nablus,” *Ynetnews*, June 17,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31266,00.html>.

③ Ruth Eglash, William Branigin, “Israeli Army Says Three Kidnapped Teenagers Found Dead,”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three-kidnapped-israeli-teenagers-found-dead-reports-say/2014/06/30/4e6a271a-007a-11e4-8572-4b1b969b6322_story.html.



射火箭弹，以军则对加沙进行轰炸。^①

7月8日，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起了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军事行动，旨在清除该地区武装力量对以色列造成的火箭弹袭击威胁。在这场长达50天的军事冲突中，以色列海陆空三军共向5226处加沙目标发动袭击，哈马斯则向以色列发射了4258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②8月27日，在联合国、美国和埃及的相继斡旋之下，巴以双方达成全面停火协议，“护刃行动”宣告结束。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此次冲突中死亡，其中1473名为平民，包括500多名儿童，另有1.1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③这一伤亡数据成为自1967年以来历次巴以冲突中的最高值。以色列方面72人死亡，其中包括66名士兵、5名平民、1名泰国工人。^④

双方的流血冲突并未随着“护刃行动”的结束而终止，相反，以色列境内特别是耶路撒冷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一系列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事件接连发生。8月4日，一名巴勒斯坦人驾驶挖掘机冲撞一辆客车，致使1名犹太人死亡，数人受伤；同日，一名驾驶摩托车的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斯科普斯山的隧道中开枪袭击了1名以色列士兵；8月23日，1名阿拉伯青年在舒法特难民营（Shu'fat Refugee Camp）遭枪击；^⑤9月7日，1名16岁阿拉伯少年在

① Yifa Yaakov & Marissa Newman, “Tensions Spiral amid Suspicions of Revenge Killing by Jewish Extremists,” *The Times of Israel*, July 2,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riots-in-east-jerusalem-after-body-of-arab-teen-found/>.

② Ben Hartman, “50 Days of Israel’s Gaza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 by the Numbers,” *The Jerusalem Post*, August 28, 2014, <http://www.jpost.com/Operation-Protective-Edge/50-days-of-Israelis-Gaza-operation-Protective-Edge-by-the-numbers-372574>.

③ 根据“门赞人权中心”（Al Mez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公布的数据，共有216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666名为平民，包括521名儿童和297名妇女；“巴勒斯坦人权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统计数据则为：死亡2191名，其中1660名为巴勒斯坦平民，包括527名儿童和299名妇女。“50 Days of Death & Destruction: Israel’s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0, 2014, <http://imeu.org/article/50-days-of-death-destruction-israels-operation-protective-edge>.

④ Cynthia Blank, “UN Says Palestinian Death Toll in 2014 Highest since 1967,” *Israel National News*, March 26, 2015, <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News.aspx/193208#.VTIH0XkxhJ8>.

⑤ Udi Dekel & Omer Einav, “The Tension in Jerusalem - Preventing the Eruption of ‘the Volcano’,” *INSS Insight*, No. 620, October 28, 2014, <http://www.inss.org.il/uploadImages/systemFiles/620%20Dekel%20and%20Einav%20web639986356.pdf>.



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抗议队伍中遭以色列警察枪击后死亡，再度引发以色列境内大规模抗议冲突，在东西耶路撒冷交界处，蒙面巴勒斯坦青年不断向警方和以色列牌照的汽车投掷石块和燃烧弹，致使2名司机受伤，7列火车停运；^① 10月8日，圣殿山发生骚乱，4名以色列警察受伤，随后以色列宣布限制50岁以下的巴勒斯坦人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祈祷，引发阿拉伯民众普遍不满与抗议；^② 10月22日，1名 Hamas 成员驾车冲撞正在耶路撒冷一处轻轨车站候车的人群，造成1名犹太婴儿死亡，8名成年人受伤；^③ 24日，1名14岁美籍巴勒斯坦少年在约旦河西岸的抗议冲突中被以士兵射杀，阿拉伯人的愤怒再度被点燃，骚乱持续；^④ 11月10日，1名巴勒斯坦人在特拉维夫持刀猛刺1位以色列士兵致其死亡；同日，约旦河西岸一处犹太定居点附近，1名巴勒斯坦男子持刀袭击正在等车的犹太人，造成1名妇女死亡，2名男子受伤；^⑤ 11月18日，2名巴勒斯坦人持刀斧和手枪在耶路撒冷一处犹太会堂袭击祈祷人群，共造成5人死亡，7人受伤，震惊世界。^⑥

据《以色列国防军周刊》(Bamahane)报道，2014年以色列共发生20起炸弹袭击事件，而2013年仅有2起同类袭击案件。此外，约旦河西岸的暴力冲突案件突增，其中汽车袭击29起，燃烧弹袭击367起，投石袭击2742起以

① “Violence Escalates in East Jerusalem, One Day after Palestinian Teen Killed,” *The Jewish Daily Forward*, September 8, 2014, <http://forward.com/articles/205306/violence-escalates-in-east-jerusalem-one-day-after/>.

② 穆阿迈尔·阿瓦德：《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限制穆斯林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祈祷》，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4-10/16/c_127103596_3.htm。

③ Ilan Ben Zion, “Baby Killed as Car Rams Crowd in Jerusalem Terror Attack,”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22,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three-reported-injured-in-possible-jerusalem-terror-attack/>.

④ “Riots Resume in Jerusalem after Palestinian Teen Killed in West Bank,”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24,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riots-in-jerusalem-after-palestinian-teen-killed-in-west-bank/>.

⑤ Stuart Winer, “IDF Soldier Stabbed in Tel Aviv Attack Dies of Wounds,”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10,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idf-soldier-stabbed-in-tel-aviv-attack-dies/>.

⑥ Ari Soffer, “Synagogue Massacre Victim Identified as Rabbi Moshe Twersky,” *Arutz Sheva*, November 18, 2014, <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News.aspx/187594#.VTJsWHkxhJ8>.



及 4390 起抗议活动。但 2013 年上述事件分别为 6 起、275 起、2462 起和 2672 起。^①

这些被鲜血染红的数字凸显了以色列严峻的国内安全形势，加重了以色列国民固有的不安全感，而导致这些流血冲突事件背后的原因，尤为值得探讨。

首先，巴勒斯坦人由于担忧“东耶路撒冷犹太化”而引发抗议与冲突。近年来，以色列不断在东耶路撒冷兴建犹太定居点，并通过购买、对换房产、鼓励犹太人移居此地等措施，使得巴勒斯坦人担忧以色列正在逐步将东耶路撒冷犹太化，特别是 2014 年 10 月 27 日内塔尼亚胡又批准在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新建 1060 套住宅，再度引发巴勒斯坦人的不满。^②

其次，“圣地限制”使巴以宗教矛盾升级。为了维护安全和公共秩序，以色列警方于 10 月 16 日宣布只有穆斯林女性和 50 周岁以上的穆斯林男性方可进入圣殿山^③祈祷。10 月 29 日，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开枪重伤以色列著名右翼活动家耶胡达·格里克（Yehuda Glick），格里克经常带领犹太人访问圣殿山，并成立活动组织宣传犹太人在圣殿山拥有祈祷权利。^④此事件发生后，以色列于 31 日下令封闭圣殿山，并关闭阿克萨清真寺，此举令整个阿拉伯世界愤怒异常。阿巴斯谴责以色列“关闭圣地即为宣战”，法塔赫将该日称为“愤怒日”（Day of Rage），哈马斯称该日为“保护清真寺动员日”；^⑤承担着监寺重任的约旦也谴责以色列关闭圣地是“国际恐怖主义行径”^⑥，大批穆斯林聚集在以

① 米奇·金斯特：《以色列 2014 年炸弹袭击次数剧增》，《以色列时报》，2015 年 1 月 8 日，[http://cn.timesofisrael.com/以色列 2014 年炸弹袭击次数剧增/](http://cn.timesofisrael.com/以色列2014年炸弹袭击次数剧增/)。

② Barak Ravid & Nir Hasson, “Netanyahu Orders Plans be Advanced for 1060 New East Jerusalem Housing Units,” *Haaretz*, October 27, 2014,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premium-1.622950>.

③ 圣殿山是犹太人对耶路撒冷老城犹太教圣地的称呼，穆斯林将其称为“尊贵禁地”。

④ Nir Hasson, “Prominent U.S. - Born Right - Wing Activist Seriously Wounded in Jerusalem Shooting,” *Haaretz*, October 29, 2014, <http://www.haaretz.com/news/national/1.623487>.

⑤ Peter Beaumont, “Israel Closes Al - Aqsa Mosque Compound to All Visitors,” *The Guardian*, October 30,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30/israel-closure-al-aqsa-mosque-temple-mount-mahmoud-abbas-war>.

⑥ 黄培昭：《以宣布关闭圣殿山，“圣地对峙”加剧巴以紧张》，环球网，2014 年 11 月 3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11/5188213.html>。



色列警察设防面前进行祈祷以示抗议。特别是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青年“深知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在很多事务上龃龉丛生，他们无暇顾及圣地安危，但我们由于能够在以色列境内自由活动，因而成为保护圣地的不二人选”。^①

最后，生活贫苦与社会不公问题，加剧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社会的不满。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家安德鲁·科拉诺（Andrew Clarno）表示“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正面临着经济危机、赋税增加、过度拥挤和持续贫困”。^②以色列民权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Civil Rights in Israel, ACRI）也指出：“在东耶路撒冷，75.3%的居民以及82.2%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③东西耶路撒冷的社会经济状况也相差悬殊，例如西耶路撒冷有34个游泳池、26家图书馆和531处健身设施，而东耶路撒冷分别只有3个、2家和33处。除此之外，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失业率高，每天还要面对被以色列检查站反复盘查的屈辱，且不得不表现出顺从”^④。在这样的状况下，任何偶发性事件都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大规模抗议与冲突的导火索。

（五）政治腐败案

2014年可谓以色列政坛腐败丑闻的“重灾年”，以色列警方透露，根据反腐专案组的调查，至少30名高级官员因涉嫌贪污、受贿、欺诈、洗钱以及伪造文件等罪名而被拘禁或讯问。“他们蓄意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以不正当方式为其自身或团体牟取利益，这种罪行严重妨碍了其所在行政机构的正常秩序。”^⑤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前总理艾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和多名

① Udi Dekel, “Terrorism in the Jerusalem Synagogue: From National Struggle to Religious War?” *INSS Insight*, No. 633, November 25, 2014, <http://www.inss.org.il/uploadImages/systemFiles/No.%20633%20-%20Udi%20for%20web.pdf>.

② Greg Shupak, “What’s Behind the Unrest in Jerusalem?” *Jacobin Magazine*, December 29, 2014,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4/12/jerusalem-violence-palestine/>.

③ Greg Shupak, “What’s Behind the Unrest in Jerusalem?” *Jacobin Magazine*, December 29, 2014,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4/12/jerusalem-violence-palestine/>.

④ 黄培昭：《以宣布关闭圣殿山，“圣地对峙”加剧巴以紧张》，环球网，2014年11月3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11/5188213.html>。

⑤ Stuart Winer, “Deputy Minister among 30 Suspected of High-level Corruption,”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24,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police-arrest-30-in-high-level-government-corruption-bust/>.



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成员腐败案。

2014年5月，特拉维夫地区法院宣布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因受贿罪被判入狱6年，并处罚金100万谢克尔。奥尔默特也因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因腐败获刑的前总理，“奥尔默特案”^①由于马拉松式的审理及其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影响而成为以色列历史上贪腐案的代名词，其所引发的“奥尔默特效应”（The Olmert Effect）也为以色列司法体系改革敲响了警钟。在长达64页的判决书中，以色列检方不仅关注奥尔默特的犯罪细节，而且注重该案件的社会效应：“公职人员收受贿赂堪比叛国者。受贿罪是对公共服务核心内容的亵渎与玷污，这一罪行具有扩散性，会吞噬并摧毁公共及政府体系及其框架。这种侵蚀将会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公共服务体系中，最终导致公共服务体系的全面腐烂。”^②在得知这一宣判消息后，以色列财政部部长拉皮德也感慨地说：“这是以色列民主政治上悲哀的一天，但也是重要的一天，它说明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③

“奥尔默特案”余波未了，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贪污案又一石激起千层浪。2014年以来，多名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成员因涉嫌贪污贿赂而遭逮捕或讯问，这些腐败丑闻使该党名声扫地，其负面效应也冲击到以色列社会。截至12月25日，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腐败案已经使该党折损多名要员：农业部部

① 1993~2003年间奥尔默特担任耶路撒冷市市长，后任以色列工业贸易部部长，2006年沙龙中风后，奥尔默特继任总理一职，但因涉嫌受贿于2008年9月辞职，后以看守内阁总理身份执政至2009年。早在2006年以色列国家审计局就因媒体爆料奥尔默特夫妇以低于市场价56万谢克尔购买不动产而将其传唤；2007年，奥尔默特担任工业贸易部部长期间，被曝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好友公司提供1000万美元政府补贴；2008年因被指控接受美国商人现金贿赂而辞职；2009年以色列检察机关将其正式起诉，指控其犯有贪污、诈骗、背信、受贿等多项罪名，然而经过多年审理，2012年奥尔默特仅因“背信罪”获轻判而引起外界哗然，以色列媒体将奥尔默特的“大获全胜”以及以色列检方的虚弱无力称为“奥尔默特效应”。2010年，以色列检方确认奥尔默特是耶路撒冷“圣地住宅项目”（Holyland Park Residential Project）受贿案的主要嫌疑人，2014年宣布其罪名成立。

② Revital Hovel, “Former Israeli Prime Minister Ehud Olmert Sentenced to 6 Years in Prison,” *Haaretz*, May 13, 2014, <http://www.haaretz.com/news/national/1.590298>.

③ Ruth Eglash, “Former Israeli Prime Minister Ehud Olmert Given 6 Years in Prison for Taking Bribe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3,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former-israeli-prime-minister-ehud-olmert-to-serve-six-years-for-bribery-charges/2014/05/13/a0031144-da9c-11e3-8009-71de85b9c527_story.html#.

长亚伊尔·沙米尔 (Yair Shamir)、旅游部部长乌兹·兰道 (Uzi Landau)、公共安全部部长伊扎克·阿罗诺维奇 (Yitzhak Aharonovitch) 以及“议会法律、宪法和司法委员会”主席大卫·洛特姆 (David Rotem) 均由于腐败丑闻而葬送了政治生涯。^①但该党的腐败丑闻远未结束, 据以色列电台报道, 至少 3 名来自该党的议员、前竞选主管以及负责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定居点建设的多名官员将在随后数日接受讯问。^②2015 年 1 月, 该党领袖阿维格多·利伯曼 (Avigdor Liberman) 的重要亲信、内政部副部长费纳·基尔申鲍姆 (Faina Kirshenbaum) 也因卷入腐败丑闻而宣布辞职。^③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原本在议会中占据 13 个席位, 但据调查显示, 该党将有可能在 2015 年 3 月大选中丧失其半数席位。

随着反腐行动的深入展开, 以色列内阁部长、宗教领袖、地方官员宛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接连坍塌, 震荡着以色列政坛及社会。以色列前国防部部长本雅明·本·埃利泽尔 (Binyamin Ben Eliezer) 因腐败和经济行为不端而遭受调查; 前耶路撒冷市市长乌里·卢珀里安斯基 (Uri Lupolianski) 因受贿罪获刑 6 年; 前阿什肯纳兹首席拉比约纳·梅兹格 (Yona Metzger) 涉嫌受贿、洗钱及其他罪名而被立案审查; 著名拉比约西亚·平托 (Yoshiyahu Pinto) 因向以色列反贪局局长梅纳什·阿尔比布 (Menashe Arbib) 和警察调查局局长以法莲·布拉查 (Ephraim Bracha) 行贿而震惊全国^④; 15 名涉嫌在阿什杜德港口腐败案中收受回扣、中饱私囊的人员被拘留, 其中包括多名国家

① Itamar Sharon, “Ex-cabinet Secretary Detained in Yisrael Beytenu Corruption Probe,” *The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26, 2015, <http://www.timesofisrael.com/ex-cabinet-secretary-detained-in-yisrael-beytenu-corruption-probe/>.

② Itamar Sharon, “Ex-cabinet Secretary Detained in Yisrael Beytenu Corruption Probe,” *The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26, 2015, <http://www.timesofisrael.com/ex-cabinet-secretary-detained-in-yisrael-beytenu-corruption-probe/>.

③ “Yisrael Beiteinu’s Faina Kirshenbaum Leaving Politics amid Corruption Probe,” *The Global Jewish News Source*, January 12, 2015, <http://www.jta.org/2015/01/12/news-opinion/israel-middle-east/yisrael-beiteinus-faina-kirshenbaum-to-leave-politics-over-corruption-probe>.

④ Ben Hartman & Yonah Jeremy Bob, “Senior Police Commander is Suspect in Rabbi Pinto Bribery Case,” *The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6, 2014,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Senior-police-commander-is-suspect-in-Rabbi-Pinto-bribery-case-338351>.



公职人员。^①

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案件似乎印证了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艾丁伯格的判断：“以色列的腐败现象并非仅仅是因为不诚实的政治家，政治腐败在以色列已被制度化。”^②以色列之所以腐败案丛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贪腐歪风横扫全国。近年来，以色列贪腐之风大有盛行之势，上至总统、总理、内阁部长，下至基层地市级官员，贪腐案件层出不穷。政党团体、宗教机构以及公务员队伍成为以色列贪腐案件的“重灾区”。旨在监察贪腐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受访以色列人认为若想在公共部门办事顺利，那么“私人关系”至关重要。^③

其次，“奥尔默特效应”推波助澜。2012年的“奥尔默特效应”促使以色列官员更加有恃无恐，许多涉嫌贪腐的官员都极力为自己开罪，希望能像奥尔默特那样获得轻判，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最终打赢官司，这使得以色列民众越来越认为司法机构在反腐上虚弱无力。

再次，以色列政客无须对选民直接负责，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现象严重，这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加入政党成为参政的先决条件，而政客是通过政党领袖、拉比或其他政党活跃分子获得提名，不需要对选民直接负责，仅需讨好政党领袖。

最后，现存监管制度、司法体系存在漏洞。一方面，以色列基层审计人员归地方长官统一领导，很难不受干预地对涉嫌官员进行审计监督。另一方面，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是，由于审判定罪过程漫长，以色列官员在遭调查期间能够参与竞选，甚至在腐败丑闻平息后，依然能够东山再起。以色列原沙斯党领袖阿里耶·德里（Aryeh Deri）2000年因受贿罪获刑，但如今再次成为该党领

① Ben Hartman & Niv Elis, “15 Ashdod Port Workers Arrested for Corruption,” *The Jerusalem Post*, May 27, 2014,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15-Ashdod-Port-workers-arrested-in-police-raid-354465>.

② 王云松：《以色列政坛贪污案增加 分析称政治腐败已制度化》，中国新闻网，2014年9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9-08/6570639.shtml>。

③ Joshua Lipson, “Israel among Most Corrupt of OECD Countries,”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9, 2013,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Israel-among-most-corrupt-of-OECD-countries-319315>.

袖。

以色列的反腐形势的确严峻，但该国的反腐决心与反腐力度也在加强，这从一系列重拳反腐行动便可窥知。此外，民众的大力支持无疑成为以色列反腐事业的巨大推动力。在“透明国际”的调查中，以色列民众反腐决心居世界之首，“9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反腐调查活动，超过90%的民众支持签署反腐请愿书”^①。民间反腐组织也积极行动，开设举报热线、初步审查举报线索，在反腐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也许正因如此，在“透明国际”发布的《2013 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3）排名中，以色列在全球175个国家中位居第36位，排名仍属靠前。^②

四 总结与分析

回望2014年，以色列的国际国内形势可谓一波三折：新一轮巴以和谈的破裂使中东和平进程再蒙阴影；“护刃行动”在加沙地带重燃烽火；连环恐怖袭击案重创国民心理安全防线；联合政府的垮台使得政局再次面临考验；由伊朗核谈判引发的美以分歧不断显现，来自欧盟及联合国的压力呈上升态势；被中东剧变所恶化的外交环境尚未改善，“伊斯兰国”又再掀波澜……然而，以色列这个“神奇的国度”却再度显示出自身的稳健与从容：经济形势稳中有升，“民主之岛”的根基并未动摇，“创新国家”的活力依旧存在，以色列在多变的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中的稳定性与独特性更加明显。分析以色列当前的国情局势与国民关切，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强对这一国家的认知，而且对了解中东局势、进一步深化中以双边关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以色列在不平静的2014年中依然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了“创新国度”的良好声誉。以色列通过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和务实

① Joshua Lipson, “Israel among Most Corrupt of OECD Countries,”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9, 2013,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Israel-among-most-corrupt-of-OECD-countries-319315>.

② Mose Apelblat, “Corruption in Israel,” *The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16,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Op-Ed-Contributors/Corruption-in-Israel-335195>.



的结构性调整，有效抑制了“护刃行动”对国家经济的消极影响，确保了2014年以色列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均呈上升趋势，也使全球主要的经济评估机构对其未来经济发展态势给予了积极评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2019年以色列经济将以每年3.1%的速度增长。^①其工业出口总额（不包括钻石）在2014年已达470亿美元，相较于1948年建国初期增长了9400倍，增速惊人。^②此外，2014年以色列的创新活力依旧在全球大放异彩，在由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创新中的人力因素》中，以色列位居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的第15位。^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014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色列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科技研发投入，其高科技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日本与瑞士。^④以色列堪称由“科技之盾”锻造锤炼而出的“创新国度”，2014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表现也再度赢得世界瞩目，电子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水技术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等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是全球同领域的引领者，也是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其次，中东剧变后，在中东地区陷入整体动荡、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影响的前提下，2014年的以色列虽因党派分歧导致政府垮台、议会解散，但保持了政局的整体平稳，维护了民主国家的根基。纵观以色列国家66年的风雨历程，由于其独特的比例代表制，政府危机、内阁更迭已司空见惯；长期的战乱与动荡也造就了以色列人的平常心态，因此2014年的局势似乎并未对国民的幸福度与自豪感产生太大影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发布的《2013年世界幸福

① 任琳：《“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以色列》，中国网，2015年4月19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4/19/content_35360301_4.htm。

② Hillel Fendel, “Independence Day Economic Report: Exports Soared 9400% since '48,” *Israel National News*, April 22, 2015, 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News.aspx/194427#_VTzJIXkxhJ8.

③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IPO,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4: The Human Factor in Innovation*, Foutainebleau, Ithaca, and Geneva, 2014, p. xxv.

④ 任琳：《“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以色列》，中国网，2015年4月19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4/19/content_35360301_4.htm。

度报告》显示,2010~2012年以色列国民的幸福度列全球第11位。^①瓦拉新闻网(Walla News)和特恩斯市场调研公司(TNS)也于2015年对以色列的国民满意度与自豪感进行了调研,近60%的受访者对居住在以色列表示满意,其中11%的以色列人甚至表示“高度满意”,2/3的受访者毫不犹豫地承认以色列是他们生活的首选之地;在国民自豪感上,82%的以色列犹太公民表示他们对身为以色列人而感到自豪,50%的国民甚至表示“非常自豪”。^②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新一届以色列政府在任期内仍将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其压力主要来自亟须应对的三种悖论。其一,政府将不得不在维护国民安全诉求与改善国际声誉之间寻求平衡。随着中东地区极端主义势力的不断膨胀,一系列安全威胁接踵而至,以色列国民的安全诉求也越发高涨,这促使以色列政府在安全问题上始终采取强硬立场,特别是加沙冲突中造成无辜平民的大量死伤,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一片批评之声,使得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受到负面影响。根据BBC于2013~2014年对世界24个国家的两万多名受访者的调查,以色列在全球最不受欢迎国家中列第四位,紧随伊朗、巴基斯坦和朝鲜之后。^③其二,在国家属性上,以色列需要在“民主国家”和“犹太国家”之间寻求平衡。由于其面临复杂的族群关系,加之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口增速过快,这使得一些社会学家预测:到2020年,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自然增长将会打破以色列现有人口结构,这也迫使以色列左右翼政党都极为重视对世界犹太人的吸引力,同时拒绝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④2014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犹太国家法案》正是这一复杂心态的直接体现。其三,外交层面上,围绕伊朗、巴勒斯坦等问题,以色列除了需要发挥智慧来润滑与美国、欧盟的外交关系外,还需应对欧洲此起彼伏的反犹压力。新一轮的伊朗核谈判使得美以关系再

① 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为丹麦、挪威、瑞士、荷兰、瑞典、加拿大、芬兰、奥地利、冰岛和澳大利亚,美国位列第17,中国排名第93。参见 John Helliwell, Richard Layard and Jeffrey Sach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2013。

② Judah Ari Gross, “Israelis Proud of Country, but Displeased with Political System,”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23, 2015, <http://www.timesofisrael.com/most-israelis-proud-displeased-with-political-system-poll/>.

③ 纪双城、王盼盼:《BBC 民调:世界对中国看法分裂,日本正面看法最低》,环球网,2014年6月5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6/5012097.html>。

④ 王跃西:《巴勒斯坦欲用人口打败以色列》,《国防时报》2010年1月6日,第8版。



生枝节，欧盟国家又在承认巴勒斯坦国上逐步呈现“连锁反应”，这些困境进一步挤压了以色列本来就很有限的外交空间。更为严重的是，“护刃行动”再度燃起了欧洲多国的反犹情绪，这些不断抬头的反犹势力与日益横行的反犹行径已经在整个犹太世界引发了深切忧虑，英国《卫报》更就此描述道：“纳粹时期以来最严重的反犹主义开始横扫欧洲。”^① 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都出现了反犹主义浪潮，其中，法国和德国反犹暴力事件最为严重。在法国，2014年7月，短短一周之内8所犹太会堂遭袭，1家犹太超市和药店玻璃被砸粉碎，抗议人群高举“犹太人都去死”和“割断犹太人的喉咙”等过激标语，还焚烧了以色列国旗。在德国，过去10年中，以色列驻柏林大使馆和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共收到1.4万份“仇恨邮件”，其中60%的邮件是由包括教授、律师、神父和高校学生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所写的，且绝大多数写信人并不惧怕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住址。^② 总体而言，2014年以色列取得的成就很大，但问题也比较突出；基于上述这些严峻的国际国内挑战，迫切需要以色列政府与民众拿出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去加以应对。

① Jon Henley, “Antisemitism on rise across Europe ‘in worst times since the Nazis’,” *The Guardian*, August 7,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4/aug/07/antisemitism-rise-europe-worst-since-nazis>.

② Jon Henley, “Antisemitism on rise across Europe ‘in worst times since the Nazis’,” *The Guardian*, August 7,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4/aug/07/antisemitism-rise-europe-worst-since-nazis>.